

· 中医英译 ·

《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的原型范畴化认知及其翻译策略

李 莉 张 森 潘玥宏

中医文化走出去,优秀典籍要先行。《伤寒论》目前已有多个英译本,其中较为流行的译本有魏迺杰译本、黄海译本和罗希文译本。

笔者发现《伤寒论》原文中一词多义(polysemy)现象较为常见,其恰当翻译对经典的有效传播至关重要。诸多学者已经从汉语语言角度研究了《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现象,如张沁园^[1]对原文中易于造成理解偏差和谬误的字词举例,列举出这些字词的多重含义;蒋明德^[2]对《伤寒论》中“中风”的涵义进行分析等。但是从翻译角度对《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郑鸿翔等^[3]以一词多义的英译为切入点,以阐释翻译学理论对《伤寒论》中“热”字及其相关词语的英译进行研究。张琼等^[4]从语用充实视角下以“颇”、“臭”、“救”3个字为例,对《伤寒论》中反义同词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相应的翻译策略。更是鲜有学者从原型范畴化认知角度分析《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的形成机制,从而给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故笔者拟结合例句分析,从而探讨之。

1 一词多义

1.1 一词多义概述 一词多义又名多义词。对于其定义,不同的语言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认知语言学家 Urgerer F 认为一词多义是以词汇的基本意义为基本范畴,通过认知意象图式的联结作用,把已知概念隐喻和转喻到新概念中,从而产生的多个意义^[5]。结合 Urgerer F 的观点,笔者认为一词多义就是一个在原型意义基础上经过转喻隐喻等认知方式链型或辐射型引申出来的多个义项所组成的语义范畴。

1.2 《伤寒论》中的一词多义 《伤寒论》中常见的多义词共 23 个,其中虚词有 3 个,分别是因、正、必,实词有 20 个,分别是冒、烦、中风、外证、身疼痛、邪气、

正气、证、痞、胃中、喜、阴、阳、逆、清、热、厥、颇、臭、救。如“中风”在《伤寒论》中的多个义项。(1)代表太阳表虚证。“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2](《伤寒论》第 2 条);(2)代表致病原因,感受风邪。“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濇而长者,为欲愈”^[2](《伤寒论》第 274 条);(3)揭示证候特点,指代由风邪引起的阳性症状。“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2](《伤寒论》第 190 条)。

2 原型范畴理论

2.1 原型范畴理论概述 认知语言学家 Langacker RW 把原型定义为“a prototype is a typical instance of a category, and other elements are assimilated to the category on the basis of their perceived resemblance to the prototype; there are degrees of membership based on degrees of similarity”^[6]。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原型是同一个概念范畴中能反映本范畴特征的最典型成员,与原型相似性比较低的成员属于边缘成员或非典型成员。原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

2.2 一词多义的原型范畴化认知 一词多义是由词语的原型义项以家族相似性的方式通过隐喻、转喻、联想等引申机制形成了一条或多条语义链。语义延伸的两种主要方式:(1)同一范畴的辐射式派生(radiation)^[7]。特点是虽然各边缘义项相互独立,却能在每个边缘义项身上找出与原型所共有的属性特征。(2)原型义项延伸、变异的连锁式派生(concatenation)^[7],即一个词由原型派生出第二个义项,再由第二个义项派生出第三个义项,此类派生的特点是最后产生的义项与原型间并无太多联系。在词汇的多义化过程中,辐射式派生与连锁式派生常交叉延伸,形成了复杂而有序的多义词原型范畴网络。

3 《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的形成机制及译例分析

认知语言学者赵丽梅认为,以人类认知为核心的原型范畴理论有助于理解词义引申或变化的动因和轨迹,有助于理解各义项之间的深层关系。具体地说,通过家族相似性对原型义项和延伸义项的分析,能使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义项自然形成有联系的“认知地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No. 15YJC740132);2014 年南京中医药大学质量工程项目(No. 2013212)

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

通讯作者:张 森, Tel: 13851715144, E-mail: zhangmiaojn@163.com

DOI: 10. 7661/j. cjim. 20180928. 293

实现对一词多义的理据性解释^[8]。

3.1 辐射式派生类 在辐射式派生模式中,各衍生义项以基本义项为核心,向四周不断扩展,构成一种辐射状结构,各边缘义项相互间不存在明显关联,但都与基本义项有关^[9]。这从词源的研究中可以得到印证。比如《伤寒论》中“清”字在魏迺杰译本和罗希文译本不同(表1)。

表1 魏迺杰和罗希文对《伤寒论》中“清”字的英译

“清”	魏迺杰译本	罗希文译本
“自利清水”	“(there is) spontaneous clear-water diarrhea”	“watery stool”
“以清酒七升”	“use seven sheng of clear wine (text note: a form of aged rice wine. It frees the channels, harmonizes the qi and blood, and dissipates congealed cold.)”	“stew the above herbs in seven sheng of rice wine.”
“下利清谷”	“clear-food diarrhea” “diarrhea with undigested cereals”	
“必清脓血”	“there will be pus and blood in the stool”	“discharge bloody pus”

《说文》：“清，朗也，澄水之貌^[10]”，本义为水清澈纯净透明。《伤寒论》对其本义进行发挥，使“清”更加多义化。(1)形容词，表示清澈的。如第321条“自利清水”，即下利纯属清水，不夹渣滓。清的本义直译出来便于理解，因此魏迺杰译本的“clear-water diarrhea”更能明确其原型义项。(2)由特指水的清澈透明，拓展到泛指一切气体液体清澈。在《伤寒论》中常与“酒”连用，表示糯米酒的上层清液。如177条炙甘草汤方后，“以清酒七升”。魏迺杰采用了直译并在句末加注的方法，能够使读者读懂字面意思的同时加强对边缘义项的认识。(3)澄水之貌给人以清冷的联觉，引申到疾病域，特指“清稀的，清冷的”如《伤寒论》中常见的“下利清谷”，指泻下的粪便质稀如清水，夹杂未消化的食物残渣。魏迺杰直译为“clear-food diarrhea”可能会引起读者困惑，罗希文意译为“diarrhea with undigested cereals”更能准确表达仲景意。(4)在人们的认知中，要经常清理打扫才能保持清洁。因此原型映射到动态域表示清理，处理。再进一步由清理，处理引申到生理域中特指排便。如363条“必清脓血”即便下脓血。魏迺杰将其名词化，没有体现出“清”的动态义项，罗希文译为“discharge”较为合理。

3.2 连锁式派生类 连锁式派生模式以原型义项为核心开始衍生出第二义项，再从第二义项衍生出

其他义项，形成一种连锁式的发展过程^[9]。比如《伤寒论》中的“烦”字在魏迺杰译本和罗希文译本不同(表2)。

表2 魏迺杰和罗希文对《伤寒论》中“烦”字的英译

“烦”	魏迺杰译本	罗希文译本
“此为吐之内烦也”	“this means [the use of] vomiting [caused] internal vexation.”	“The reason is that he feels restless after taking the emetic”
“不汗出而烦躁”	“absence of sweating, with vexation and agitation”	“restlessness without perspiration”

《说文》谓“火，燬也”^[10]，表明其程度十分严重，有毁灭性，“頁，头也”，合起来“烦，热头痛也”。《伤寒论》中“烦”字大抵有以下意思。(1)内热。《伤寒论》第121条：“太阳病吐之，但太阳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方有执注云：“不恶寒不欲近衣，言表虽不显热而热在里也，故曰内烦”。罗希文误译为“restless”不能准确表达“烦”原型转换后的义项，魏迺杰直译为“internal vexation”体现了他对该字的深刻研究。由“热头痛”泛化为全身发热，热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但本质都是热引起的不适，因此属于同一范畴。(2)急躁苦闷。《增韵》谓：“烦，闷也”。在人们的认知领域中，全身发热会使人坐立难安，躁扰不宁，所以用烦表示烦闷成为了一种死隐喻。如原文第38条：“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魏迺杰和罗希文分别用了“vexation and agitation”和“restlessness”，两者都译出了急躁苦闷的义项。在不影响词义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常用词“restlessness”更利于传播。

4 原型认知理论下《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的翻译策略

上文提到《伤寒论》中一词多义现象可以从原型范畴化认知角度对其形成机制进行解释。确定多义词的多个义项并对其源流有深刻理解，是翻译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核心步骤。利用原型范畴理论实现了多义词多个义项的解码(decode)后，在具体的句子中，根据医理选择该词最准确的义项，运用直译、意译、音译、增译、创译、借译等翻译手段合理翻译，以达到文化传播交流的目的。具体翻译策略分析如下。

4.1 确定《伤寒论》中的多义词，把握原文中该词的多个义项 首先要明确多义词的多个义项，尤其是其在原文中的含义。由于很多汉字古今异义，义项缺失等，一个词的具体含义常须根据上下文的联系来判定，同时借助工具书，如《说文解字》、《古汉语常用

字字典》、《汉语源流字典》来具体查证,并利用原型范畴理论分析其发展形成机制。

4.2 从医理层面选择该词的具体意义,并进行合理的英译

4.2.1 对于多义词的原型义项或原型转换后新的原型义项,一般采用直译法。原文第 67 条“心下逆满”指胃脘部因气上逆而感觉胀满,“逆”的本义为不顺,方向相反。魏迺杰将其译为:“[there is] counterflow fullness below the heart^[11]”。罗希文译为“fullness in the chest^[12]”。罗希文没有翻译出“逆”的原型义项,魏迺杰虽然没有意识到心下即为胃脘部,但直译出了“逆”表示“the flow in opposite directions”。笔者认为可以直译为:“the patient feels counterflow fullness in the chest”。这样既可以正确表达原文含义,还可以使读者充分理解“逆”在此处的内涵。

4.2.2 对于辐射式派生出的义项,多种翻译策略灵活运用。(1)借用。原文第 74 条“名曰水逆”,“水逆”病机为水液停蓄于膀胱,膀胱气化不利,不能趋之于下,导致水邪上逆,随入随吐。“逆”由原型方向域辐射到疾病域,表示与正常情况相反的现象。魏迺杰译为:“[This] is called water counterflow.^[11]”。罗希文同样译为了:“This is called ‘Water Regurgitation’^[12]”,Regurgitation指 the reflex act of ejec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stomach through the mouth。借用西医词汇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病证。(2)音译加直译。根据 WHO 中医药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和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出版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方剂一般用音译加直译法翻译。如“四逆汤”、“四逆散”表示治疗四肢逆冷的方剂。“逆”由原型方向域辐射到方剂域,可译为 Decoction of Sini, Powder of Sini。(3)加注法。加注法可用于翻译目的语中没有对应语但有丰富本族文化的情形中。如上文 3.1 中“以清酒七升”魏迺杰译为:“use seven sheng of clear wine (text note: a form of aged rice wine. It frees the channels, harmonizes the qi and blood, and dissipates congealed cold)”^[11]。

4.2.3 对于连锁式派生的义项,应增加对边缘义项的了解。有些与原型义项较远、不经常被人们使用的边缘义项对句子的理解及正确翻译至关重要。此类义项应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直译。原文第 16 条:“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了解患者现在的脉象和证候特征,了解他过去用过什么错误的治疗方法。“逆”即

“差错,错误”,直译为 mistake。原文第 120 条“此为小逆”,罗希文译为 a minor mistake^[12],魏迺杰译为 a minor adverse [treatment]^[11]。医师误用吐法导致的变证,但尚不十分严重,称为“小逆”,所以直译为“小错误”更符合医理。

总之,一词多义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语言经济性的结果。对于中医典籍中多义词的英译,首先把握该词在原文中的多个义项,借助汉字源流字典,利用原型化认知方式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多义词在本句中是原型义项还是边缘义项,来确定最佳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准确流畅地传达原文意思。

参 考 文 献

- [1] 张沁园.《伤寒论》用字举隅[J]. 国医论坛, 2006, 21(4): 49-51.
- [2] 蒋明德.《伤寒论》中风涵义浅见[J]. 重庆中医药杂志, 1988, 4(4): 31-32.
- [3] 郑鸿翔, 张斌. 阐释翻译学视域下《伤寒论》一词多义的英译研究——以“热”字及相关词语为例[J]. 西部中医药, 2016, 29(5): 142-145.
- [4] 张琼, 张森. 语用充实视角下《伤寒论》反义同词现象及翻译策略论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4, 20(12): 1704-1707.
- [5] Ungerer F, Schmid H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6: 278-279.
- [6]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71-372.
- [7] 王德春主编. 语言学通论[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74.
- [8] 赵丽梅.《黄帝内经》一词多义的认识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64-66.
- [9] 马明. 认知视野中的一词多义研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3(6): 544-549.
- [10] 谷衍奎主编. 汉字源流字典[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84-659.
- [11] Craig Mitchell, Feng Ye, Nigel Wiseman. Shang Han Lun (On Cold Damage), Translation & Commentaries[M]. New Mexico: Paradigm Publications, 1999: 132-576.
- [12] 张仲景著, 罗希文译. 伤寒论[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52-219.

(收稿: 2018-06-01 在线: 2018-11-04)

责任编辑: 段碧芳

英文责编: 张晶晶